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部會

劉大年

來往書信選

（下）

中央文獻出版社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

劉大年

來往書信選

（下）

王玉璞 朱薇 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大年来往书信选/王玉璞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9

ISBN 7-5073-2159-2

I. 刘… II. 王… III. 刘大年 (1915~1999) — 书信集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2173 号

刘大年来往书信选 (上、下)

编 者/王玉璞 朱 薇

责任编辑/边彦军 孙 翊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680×960mm 16 开 48.75 印张 20 插页 548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073-2159-2 定价: 95.00 元(上、下)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胡绳^[1]来函

(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

大年同志：

昨日（是去年了）偶读到《光明日报》编的《文摘报》第169期，其中摘有一篇关于孙中山之文。《前进》不知是什么刊物，竟有这样的文章，而《文摘报》竟认之为什么“新见解”！兹奉上请一阅。我认为，有必要对此文所发意见写一评论文章，当然不要只是简单地说它不对（更不要扣帽子），而要认真地讲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为什么对革命要作阶级分析，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不是只有资产阶级参加，为什么毛泽东说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当然要从中国的历史状况来说，也要说一点外国的例子）。发这种“新”见解其实有悖起码的马克思主义，也缺乏历史知识，所以要作比较详尽的解释。我想，近代史所当能找到一位同志写这样一篇文章。我希望你找一位同志写一下。

大作《论历史研究的对象》（摘要）已看过。不大看得清楚中心要点在哪里，针对性是什么。我想，作者是要有的放矢地说明什么问题，但似乎还没有想清楚，故而也就不大清楚。文中又涉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所作的哲学解释似不够准确），但与文中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有何联系，也看不清楚。

建议你先把文章再磨炼一下。

所说未必尽当，奉上供参考。新年早晨就为你写这一信。即此祝佳。

胡 绳

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

大作似乎主要是在论阶级和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历史的“枢纽”。但，对此，文中似无确切的论证（而系从一般概念出发来论证）。例如说“思想关系的根源，仍然在于物质关系，这应当用不着论证”——但这正是需要论证的。目前史学界似乎颇有点（当然是少数人）不大承认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上述论孙中山之文即为一例），如论述此问题，似应针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倾向的认识原因。

注 释

〔1〕胡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

致彭真^[1]及复函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七日)

—

彭真同志：

我们有件事想向您当面汇报，并听取指示。事情是这样，去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了孙中山研究学会。学会理事会关于“在北京建立孙中山纪念馆、筹设孙中山研究基金和筹备孙中山诞辰 120 周年纪念活动”等项工作，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在过去八、九个月中，我们首先就建立孙中山纪念馆问题进行了一些活动。现在草拟了两个文件，送上请翻阅。春节以前不知您能否安排一点时间同我们见一次面？静候复示。

此致

敬礼

朱 学 范

梅 益

刘 大 年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

二

学范、梅益^[2]、大年同志：

二月二日来信及附件均收阅。春节前我在外地，谈话时间待回京后再约。专此并祝
健康

彭 真

二月七日

注 释

〔1〕 彭真（1902—1997），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 学范，即朱学范（1905—1996），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梅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藤井昇三^[1]来函及复函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一日、六月四日)

刘大年先生：

前些时候来日访问，有幸听到您的深受启发的谈话，实在感谢。我想您回国后生活一定很愉快吧。

以前同您说好的“1935年3月12日在东京举行的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及晚餐会”的电视片，已经制作好了，特送给您。如果有点用的话，甚为荣幸。

制作录像片的费用，是江田和雄先生负担的，这是作为我和江田和雄先生送给您的礼物。这个《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的录像片，作为日中关系的资料，如果对刘先生等各位中国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一些用处的话，将是非常的高兴。衷心祝愿先生更加健康和工作顺利。

藤井昇三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一日

又：

1. 江田先生是曹洞宗林泉寺的寺主，又是日本影像出版株式会社的社长。江田先生是滔天会第二次访华团成员。1980年11月与我一块拜访过刘先生。

2. 随信寄上 1935 年 3 月 13 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与《时事新报》刊载的有关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及晚餐会的报道的复印件，请收阅。

二

藤井昇三先生：

五月十一日惠书奉读。不久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贵国进行了愉快、成功的访问。承蒙关照，至为铭感。

您和江田和雄先生馈赠的珍贵礼物——日本纪念孙中山逝世 10 周年录像片，为我们研究孙中山和那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提供了极好的形象材料。谨致谢忱。我已另函江田先生致谢意。

明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 120 周年，我们正在筹划举办学术讨论会的事情，一俟计划确定，当即奉告。

专此敬颂

教祺

刘大年

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

三

江田和雄先生大鉴：

在今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访问贵国，与老友新朋愉快聚首，切磋学术，增进友谊，深以为快。但未能同先生会晤，则是一憾事。

日前接藤井昇三先生惠书，并收到您二位馈赠的珍贵礼物——日本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10 周年录像片。这份厚礼为中国史学界研究孙中山和那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提供了形象资料，

必将受到热诚的欢迎，谨致衷心谢意。日中文化交流的工作需要大家继续努力，希望有机会同您在北京见面。

专此敬祝

夏安

刘大年

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

注 释

〔1〕藤井昇三，时任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

致赵令扬^[1]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

令扬先生：

从邀请信得知，你们定于今年十二月举办明清史学术讨论会，庆祝贵校七十五周年校庆，预祝成功。我受到盛情邀请，至为感谢。现决定与会，向同行们学习、请教。目前我担任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届时如有需要，当可代表史学会在会上简致祝词。论文题目待确定后再行奉闻，此复。即颂
大祺

刘大年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日

注 释

[1] 赵令扬，时任香港大学教授。

致胡绳^{〔1〕}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日）

胡绳同志：

范作申（范文澜同志孙女）同志的信转去，请赐阅。最好您能说句话，使信上提到的两本书能够及时印出来。

日本舆论界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目前左、右两种态度、两种观点，斗争相当激烈。最近应历史所邀请来访的广岛大学教授杨启樵（台湾出生）在社会科学院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说中国到处都是小报、刊物，多达几千种，内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刊载日本舆论界上述状况的文稿，令人无法理解。台湾这方面的报导也少，但比大陆多些。相反，倒是日本的左派揭露日本侵略军屠杀残害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谴责侵略者，大义凛然，替中国人讲话，等等。我觉得杨教授的讲话很能代表一种看法，建议主持前述座谈会的同志整出准确材料，向上面主管部门反映。

敬礼

刘大年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日

注 释

〔1〕胡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致张孝骞^[1]及复函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十月十八日)

—

孝老有道：

出院后当一切康泰。俚句一首，词未工而意尚切，呈览倘博一粲，小助著述余兴，即甚幸焉。顺颂
大安不一

刘大年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

协和住院谨赠张孝骞老大夫

1985年9月16日

张孝老八十八岁，两星期前动肺部手术，三天后即下地行走，步履轻捷，不减昔时。谈论豁达乐观，境界高尚，令人为之神旺。老槐新绿，医院庭中景色如是，书此致祝。

昨日采薪高枕眠，九旬惊是地行仙。
半生屡订岐黄传，每帖精勘扁鹊篇。

名相名医同只手，爱人爱国重双肩。

秋前谁说龙槐老，古干添枝绿盎然。

（采薪之忧，见《孟子》。不为名相，当为名医，同是救人。记忆中此为范仲淹语，但不见《宋史》本传，待查。后补：查明确是范语，载《四章全书》，宋人编。）

二

大年先生赐鉴：

医院识荆，得慰生平，不胜荣幸。承宠赐佳篇，敦勉备至，尤深铭感。出院后已逐渐恢复常态，不久可望返院工作。专此谨致谢忱。敬叩

撰安

张孝骞 拜上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八日

注 释

〔1〕张孝骞（1897—1987），时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

井上清^[1]来函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

亲爱的刘大年先生：

前几天您虽然生病住院，特地为了我又出院，并出席胡绳^[2]先生举行的宴会，还陪同我接受邓颖超政协主席的接见^[3]，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您的身体怎样？祝您手术顺利成功，早日康复。

收到有先生署名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非常感谢。卷头刊登的先生的长篇论文^[4]，我也拜读过了。我很赞同先生的观点，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这样透彻的表述，确实是我近几年读过的文章中最杰出的一篇。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最近在日本，过去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也盛行着这样的谬论：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应该把民族的特殊性放在第一位，而反对阶级分析，不要阶级观点。虽然行不通，但这样轻视阶级分析的观点很流行。先生的论文，对于我同这些谬论作斗争，犹如得到了百万援军。回国以后一定再次认真拜读、理解。

此次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安排上及生活上都非常周到，实在感谢。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收获很多。对胡绳院长、刘大年先生及社会科学院的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再次祝愿先生早日康复！

井 上 清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 离京前夕

注 释

〔1〕井上清，时任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2〕胡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3〕1985年9月28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井上清及夫人，胡绳、刘大年在座。

〔4〕指刘大年《论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文。

致叶籁士^[1]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籁士同志：

来示奉悉，简复如下：

一、田中奏折真伪，在国内外学术界迄今是一个争论问题。日本早有“伪造”说，或后有“新伪造”说。前几年，中国刊物上也有个别作者袭用日本人说法的。中国近来有文章反驳“伪造”说，肯定田折为真。美国研究者一般同意日本观点，台湾持田折是真观点。

二、详细了解这个问题，可查看《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沈予《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田中奏折伪造说》，作者肯定田折是真的，列举有种种证据和理由，时间地点具体，过程生动。问题争论的经过从其中也可以知道个大概。

三、沈文中讲到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为蔡智堪，后回台湾，据说蒋介石曾给过他一笔钱。一为王家桢，张学良易帜后任南京外交部次长，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好像今年刚谢世。王留有文字记录，但据说回避了某些问题，没有作过研究，所闻如此，但不妨作为查考线索之用。

刘大年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